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重編瓊臺藁卷十八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錢宗孝

重編瓊臺稾卷十八

明 邱濬 撰

記

世德堂記

瓊城西郭大姓沈氏其先越之山陰人在宋有諱翥者仕為戶部侍郎咸淳中謫官來瓊子孫因居澤山之龍井村國朝永樂中始遷於倴塘之黃瀛後又遷於壠窩

是為今居侍郎公之五世孫悌所葺也悌號瓏窠居士為人質直而好義獵涉書史善議論喜歌詠家饒於貲未嘗凌人傲物雖不孜孜於學問然其所存所行率多合於理成化壬辰以舊居卑隘乃改卜於高爽之地既落成適予曰翥字子羽號秋磵則始來瑣者也十世曰顥字清淑山陰教諭曰頎字養正以蔭補將仕郎曰興翁字復古又自瑣復越五世以下至頎皆塟雪嶴惟顥與興翁塟黄枋焉十一世諱祐字仲和十三世諱存性

國初本府儒學訓導生子裒乃居士父也惟沈氏自宋以來至於居士蓋十有四世而居瓊則六世矣世世以德相承其為基也甚厚而固至居士又能拓而大之培而益之雖功名事業不逮昔人之顯赫然而貲産之豐規模之遠先業頼以維持後人得以憑藉繼此以起者安知其無若秋磵翁者之出於其間哉所以然者前人以一德而立其基後人以一德而嗣其業自兹以往至於千百世之久心非仁不存事非義不為處則為孝子

出則為忠臣本仁義以相傳衍宗支於悠久何者而非自此德中來耶予家於居士有世好而伯凡伯清於居士交莫逆視予昆仲殆所謂異姓兄弟者也予叨官禁林以文章為職業於凡天下士夫有所述作必假筆於予顧於通家之好獨無一言可乎朝退援筆書此寓歸付居士子淵源清浩朝夕玩焉且以示其後之人於無窮

鍾秀堂記

秀鍾於天乎地乎人乎鍾以天若箕宿為謠昴精為何

是已鍾以地若山以東相山以西將是已鍾以人若高辛有元高陽有凱是已要之禀陰陽之粹和孕山川之精華襲先世之芳澤妙合其三凝結於一儲蓄於厥中穎出於其類夫是之謂鍾秀歟昔歲在辛酉祁門程公顯擢秀京闈來歸邑里邑大夫顏侯表其門曰鍾秀蓋於三者之義兼有取焉後公果以進士乙科掌百里丈教起拜王相綽有令譽顏侯所以表門之義至是益驗矣景泰甲戌公之子泰承其家教登名黃甲拜地官屬

乃者荷天子厚恩錫誥加封其親公於是時亦以耆艾致事家居泰因取邑大夫所以表門者顏其所居之堂間命予記嗟乎秀之所鍾豈偶然而已哉不得乎天則其禀氣也弗醇不得乎地則其賦形也弗厚不得乎人則其為德也弗類然則程氏所以鍾厥秀美者抑亦有由矣蓋以方今聖明繼出氣運還淳化行於上物生於下無非得其清明淳厚之氣公家新安又在天子畿甸近地山川之勝宏偉非常其所以含靈發祥又非偏州

下邑比而公之先世自忠壯公而下代有顯宦所以鍾而秀美者蓋兼三者而有之不誣也吾知秀之所鍾不獨在公固已見於公之子矣由是而孫而曾而玄以至百千萬世焉蓋未艾也是為記

思補堂記

古之君子其心無斯須而不在民也故雖處山林之深邃廟堂之崇高而其心恒周流乎荒凉蒙翳之野陋巷窮閻之中鰥寡孤獨飢寒流離疾苦悲啼之處惻然如

身在其間耳聞其聲目擊其事為之委曲思慮必使之得其所然後已況親為牧者乎親為之牧則目親見耳親聞身親在其間而不一動心也以為深思遠慮則是忍人也豈所謂民之父母乎且父母之於子鞠之育之出入顧復之念其飢寒卹其勞苦防其疾疹而又為之營貲産以養其生延師傅以成其業凡可以紓目前之患而豫為他日之地者無所不用其心焉今之為民父母者果能如是否乎不能若是冐父母之名而不能盡

父母之道者也不能盡其道而徒欲責民之盡子道以事乎我難矣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在天屬則然也吏之於民非天屬也受君命耳受命而來居其位以子乎民民父母我我不能用君命以子之且虐之焉一旦奪其命以畀他人則我塗人也前則父母我後則塗人我無他視君命之去留焉耳然則為民父母者可不思所以盡其道哉淮陰畢君玉以名進士知曲陽縣之又明年政行惠流民心浹和乃為燕居之堂於廳事之後扁

曰思補蓋取前令朱君伯堅所改亭名也亭舊名環翠洪武中朱君重建而易以斯名今亭亦廢矣君距朱君後七十又二年如為此堂而有取乎其舊名者蓋思所以補報乎朝廷也噫知愛乎民則知所以忠乎君矣予因君之請而為之記如此使凡世之吏兹土而居兹堂者尚因予言以思君之恩於無窮

冲和堂記

廬陵郡之北有山巋然紆徐而環抱曰種山山之下有

壽藏焉穴土而甃之以甓又築室其間扁曰沖和邑之義官陳君勗讓豫為藏衣冠之所也既成以書來京師俾其從子秋官郎中時莊求記其事而屬筆於予予聞老氏有言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嗟乎豈獨人哉山川亦然故凡天下之山其脈皆發於西北而綿綿起伏以至乎東南西北陰也東南陽也而扶輿清淑之氣實流行乎其間如人之生也面陽而背陰而清明純粹之氣寓焉人之與山其抱負之形沖和之氣一而已

矣山而聚扶輿清淑之氣其為山也靈人而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為人也賢人之所以賢者以其鍾是山川之氣也是氣也出於天凝於地融結為山川而發露於人人得是氣以成質質由是氣以聚散其聚也出於是其散也亦必返於是散清明純粹之氣返扶輿清淑之原冲和妙合絪緼無間殆將周流太虛以復歸於太極無極之真矣乎不然則發而為卿雲蒸而為靈芝凝而為貞石不可知也陳君以是名其室其庶幾所謂復命之常知

常之明者乎觀於此可以知其為人焉於是乎書

葑溪草堂記

古之君子存心也豫其志卓然有以定乎其中其理躍如有以見乎其前是以其進其退皆豫有以為之地而不苟右都御史韓公吳人而生長于燕既仕而始復於吳治第於葑溪之上葢豫以為退休歸宿之地也其園林池沼之勝甲於吳下世擬之以李衛公之平泉莊司馬公之獨樂園君子謂其有西洛之勝而無贊皇之奇

云中為草堂數楹公自記之間以書來俾予記其後昔諸葛武侯隱居南陽不求聞達感昭烈三顧之勤奮然為之畫策凡其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其規模布置一一皆草廬中語非豫有定見能若是乎及其相昭烈以區區一隅之蜀當吳魏之強身都將相手握重兵自校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固若不暇為私計計者然於成都置田十五頃種桑八百株固以豫為退步之地以見君子之出處進退固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當無

心必為之時已留心於事中方有心應用之際已置心於物外未進而豫進之之資未退而豫退之之具是以其進也道前定而運用不窮其退也志前定而勇決無疑古今豪傑之士所見皆同蓋如是今都憲公受朝廷委託之重付以嶺海數千里之地十數萬之人凡居是邦耕於野戍于邊處於室家行於道途者咸恃以保障覆育之生者恃以食死者恃以瘞喁喁然嗷嗷然仰公以為命惟恐一日公去而我無所恃以為生孰肯一日

繹公去哉矧上方倚注將大用之以溥其澤於天下天下之人求所願欲而不遂者亦爭欲得公以專其恵於已而不可得傾耳而聽翹首而望者在在而有公炳幾先物非不知人不已繹而已無可去之理然猶汲汲然豫為决不可得之計者其亦武侯之意歟公自為記所以紀其創置之始末布置之規模與夫生平成立之艱難後人保守之當謹者固已詳且盡矣予毋庸置喙於其間行將北上道吳由登魏公醉白之堂以求温公之

所獨樂者以致髙山仰止之意云謹先此以記

東郭别墅記

太子少保户部尚書殷公世居涿城之西其先考贈尚書公以郡文學歸老故鄉嘗於城東營别墅以為娱老之地至是公以年至乞致事蒙恩來歸乃即故址起其廢而新之四周有垣中有亭汲有井蔬有畦補其缺而浚其湮凡昔所有者悉復其舊又加闢焉曾未幾時蔚然成林遂擅涿郡一時園亭之勝既而以書來屬予記

曰其以正統己未進士歷官户部主事兵部郎中進貳通政兩知府事陞山西叅政左右布政使入副都臺兩廵邊方叨備六卿再掌國計輔儲宫至是休致終始仕途幾五十年或南或北時内時外大約通朝籍之日居多所居之鄉密邇宫闕急馳之騎朝發夕可至然拘於職任不敢顧其私今幸天假我以年佚我以老皇上優臣以閒使得以桑榆之景遂其田園之樂以終先大夫之志幸莫大焉向同朝時曽屬吾子豫為之記既蒙以

諾今幸復其舊規成其素志幸勿食其前言竊惟古之仕者不出其鄉家有定居仕有世祿王朝卿士皆出自畿甸大者食采地小者給恒產外自侯國入者無幾焉故凡仕於國者得以不廢其家唐宋盛時朝臣自遐外入仕者晚而休致率居陪京或別都唐都雍其士夫多居陜洛同華宋都汴其士夫多居洛睢陳許其間亦有仍居輦轂下遇行大禮猶與陪位我朝雖並建兩京而南北相去縣遠士夫解官者率遠歸其鄉一出國門瞻

望闕庭如在天上回思舊遊如隔人世人生何幸而生
畿甸之間列職朝行雲山伊邇歸老鄉邑天庭咫尺仕
如不仕休而不休焉一何幸哉公家近甸世有田園之
樂年甫弱冠即舍之而仕今則年屆古稀矣始得來歸
以復其故業遂其初志徜徉樊圃之中偃仰林亭之上
席落落之長松裀茸茸之豐草易朱紱以山溜代黃封
以石泉享夫清閒和樂之適以償夫奔走叢脞之勞嘉
時令節天朗氣清陟崇丘以引領立黃庭而延佇瞻天

闕於紅雲紫氣之中仰宸居於太乙勾陳之上日擊而心存予固知公之心無一日而不在國也亦何異於公疇昔之在朝而於其私家也哉古之君子不以遠近易其心不以豐約改其節公蓋有焉故予今為公記畧其景而原其心

偏凉汀亭記

太行西來數千里環帝都而東又數百里散一支南出為平灤諸山灤河自塞外迤邐東南行入平灤境始益

大去灤州城北三里許橫渡山下是為偏凉汀汀處衆山間據川流之滙山之列其旁者若魯若巖若紫金瓦嶺之屬叅錯連亘狻猊踞而龍蛇走其間林壑幽勝草木葱倩水之經其下者若漆若沮若清水肥河之類下流胥會膏黛渟而綺縠張其間鳧鴈翔集鱗族潛泳是誠一郡之竒觀也昔人鑿石通道因山建亭歲久而圮近時中貴人重為修築然未殫厥美也乃天順庚辰御馬監韋公將命道兹因舊加髙下為闗門上為新亭規

制宏侈丹碧照映登臨眺望一目千里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與夫風景雲物之美咸若踴躍奮迅而突出也知永平府事古相周侯晟按屬至斯慨然嘆曰是不可以無紀乃以書走京師徵予記予復之曰山川信美矣景物亦奇矣矚目之頃可以盡得之奚用記爲哉然有不可不知者蓋兹地在古爲孤竹國漢唐時皆屬内地及至五代初始屬於契丹始終四百五十餘年當是時山川如故而其人則貿貿焉習而不覺也久矣人倫

日用之常尚不可得而有況有所謂山水登臨之樂者哉幸而我高皇帝再造天地大正疆界茲地始復於古職方氏今日二三君子得以於此因勝地以恣奇觀可不知所自哉登斯亭也見行旅往來於此以車以舟而無水陸之虞居民環處于此或田或漁而遂生育之樂近而瞰乎城市官寺屋宇衣冠文物如此其盛遠而望乎邊徼城堞樓櫓烽堠闗隘如此其固若是者孰使之然歟要不可不知之也後之人有事過此而登茲亭者

其尚悠然而長思惻然而深慮矣乎於是乎記

半山亭記

廬江縣治之西一舍許有山曰黄銅邑人丁氏世居焉形勢迴抱風氣環合葢一邑山川之勝處也峰巒列峙中一峰巋然獨秀出於衆峰之表丁氏之居正據其勝遠而望之蔚然深茂之中而棟宇簷楹蔽虧於林木之間隱然為一鄉望也丁氏之彦繼仁甫以為既有幽深之地以定其居止不可無高明之所以廣其瞻眺爰於

銅山之半稍南處盤石之間占其形勝搆以為亭扁之曰半山又曰盛世逸樂環亭四顧萬景畢聚仰而山巔有龍王之廟俯而林麓有居士之祠古木千章喬松萬本有隄堰以灌溉有河流以演迤真人世勝境也繇亭而上直抵山巔允夫盧江之名山大川山若大凹馬槽治父之類川若巢湖黃陂沙河之屬矚目之頃皆可以一覽而無餘嗟乎居半山之間而享全山之勝非徒得此一山之景而凡盧江一邑之奇無不在焉又非徒得

其一邑之竒而凡廬郡二州五邑之勝無不盡焉丁氏世居於兹受其山川風氣之全而專有一方之竒勝豈非居得其地耶居得其地又能據其勝而享其樂丁君其亦可人哉君名恕繼仁其字淳篤而坦夷鄉里稱為善人蓋隱而有德者也其子鴻臚寺序班某介其姻地官主事王克常求予記惟昔王文公以半山老人自號而繼仁之名其亭偶有以合之蓋無心而冥會也半山老人一生汩没於聲名榮利之途迨其晩年退居金陵

始得半山而憩息焉豈若繼仁生於山長於山出入起居昕夕周旋於林泉澗石之中未嘗一日離也名曰半山而實得夫衆山形勝之全其文章功業固不敢望古之人然其所居之山之名偶與之同其山間所有若雲若霞若烟若霏若水石若草木若花卉若鳥獸蟲魚有天然之趣有自然之景有適然之樂取之而不見其窮玩之而不厭其煩用之而不知其虧蓋自㓜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在玆山之中身居其半而目極其全身

享其實而心樂其適而又傳之子姓世世無窮古之半山老人有是哉無是哉有與無不必計姑為之記俾其子寓歸畀繼仁勒於石而寘諸其亭之壁以遺其後人

松軒記

增城曾君三省世居邑之棲岡隱居自樂平生於物無所嗜好性獨好松環所居樹松千百株構屋其間扁曰松軒朝夕吟嘯其間歌曰松葉搴搴兮花菲菲花以釀酒兮充吾飢我且醉飽兮焉知是與非又歌曰松樹偃

蹇兮陰檀欒據樹以哦兮蔭陰以眠卧起其間兮聊以終吾年歌罷飲酒獨酌半酣支頤以卧如是者日以為常熙熙然陶陶然不知天壤間物何者足以當此也君之壻進士吳君澮觀政京師每以語予未幾其子瑞來視進士君因承君意以記見請予聞人各有所好而其所好者往往皆其氣類之相似意趣之相孚者不苟然也予雖未識君即其所好以想其為人意者其人必稟受不偏超出羣類如莊子所謂受命獨青者歟禮以制

心確然堅固如戴記所謂有心者歟持守堅定不為物變如夫子所謂後凋者歟不然何其於他物一無所好而於松焉獨好之篤也如此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君之謂矣夫似之斯好之好之斯樂之樂之之至則物我兩忘彼此交喪物其我乎我其物乎混混然合而一之矣不可得而知之矣君之於松也殆有得於此矣乎不可知也請書此以為記進士君曰唯遂書之授瑞歸以遺君寘諸軒間天順三年

梅軒記

即一物之微而可以觀世變之大者吾於梅有感焉梅之為物著於書咏於詩雜見於騷人文士之所賦詠然其初也不過用其實而已馴至於後世始顓於華顯而實之用微矣嗚呼天下物豈獨梅哉梅其小者耳由小可以觀大矣有能於波頹瀾倒之餘而有斂華就實之見豈非有志之士哉寶安袁生秉彝搆軒數楹以為藏修之所於軒之前植梅數本當其盛開之時恒指以示

人曰吾非有取於是蓋將俟其實以為和羹之用也噫觀於是言可以知其志矣人皆務其華我獨斂以實人皆騖於文我獨篤以行不混俗以同不隨世以趣蓋有志之士也嗟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賦其全於人有仁義禮智信之德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聖賢以為之師法有經史以為之軌範顧皆置焉而罔知所以用功乃指一草一木之微嚚嚚然以號諸人曰是物之趣有契於予予取而法之也豈非妄歟且

冷蘂踈枝何有於吾之性情淡香踈影何預於吾之身心折枝以贈何似乎簡書踏雪以尋何資乎日用廵簷索笑何為也竹外一枝何好也世之學者動以師法孔子為言孔子删述六經而梅兩見於詩書皆以其實也而後世之所以愛乎梅者則以其華焉是則孔子不足法詩書不足取而何遜林逋之徒真可慕也豈不悖哉君生也可謂能學孔子者也觀此一事可以知其餘矣他日用於世幸毋易兹志生之仲兄户部君秉中于友

也命予記其軒故書此以復之且以致吾感云

林軒記

順邑之大羅鄉文溪之上蔚然衆木間有宅一區曰林軒邑人黎君平叔棲息之處也文溪地宜木木生其間者非一類有其林可為棟宇者可作舟輿者可備器用者又有其實可供食茹者其華葉可供觀玩者凡地之所宜無不有之君卧起輙著屐持杖循行衆木間縱横周折隨其意之所如且行且咏少倦則歸偃息軒中鳴

嗚然作吟哦聲不少輟既而洞開八窓憑闌四顧喟然

嘆曰天地如許之大而我棲息止於一軒一軒之寓止

於一林何其小也又自解曰我寓軒間軒寓林間林寓

嶺海間嶺海寓天地間天地寓太虛間由是觀之吾軒

亦豈小哉且不聞地之五土乎山林其一土也又不聞

造化之五行乎木其一行也木以成林而我之軒居林

間于焉以俯察地理以仰觀天文天之生地之成作酸

之味曲直之性積小以高大之勢其樂豈下於古人哉

古之人如孔子所植之檜惠施所據之梧莊生所稱之椿吾之林有之伯夷所食之薇屈子所紉之蘭商皓所茹之芝吾之林有之王子猷所種之竹陶處士所採之菊林君復所愛之梅吾之林有之以至楚頌之嘉樹蜀賦之側生漢史之蒟醬吾之林亦皆有之然此之所有皆一物之奇一事之用若夫南郭子綦閙大木百圍之竅穴而有以見夫之調調之刁刁然庶幾齊乎物歟慶梓齊以忘其枝體入山林以成見鐻庶幾疑於神歟有

虞氏居深山中以與木石居庶幾忘乎我歟夫然是能以一而盡萬精其麤大其小而會萬于一也哉君之子暹以進士舉來京師述君言請予為林軒記予不識君而觀暹之彦而有文立志高遠異時秀窮林而風聲聞四海者其在兹乎於是乎援筆賡君意為林軒記授暹歸書于軒之壁

博雅軒記

學不可不慱慱而雅焉斯為可尚羊城吳永年氏搆軒

以藏修左右列書籍自六經以下史傳子集凡世所有
及力可致者無不咸在永年日居其間蚤暮孜孜口誦
心惟取凡古之聖賢格言至訓名臣端士宏規懿範可
師可法可為鑑戒者識之於心體之於身行之於家而
又豫蓄以為他日從政之用若夫詭道悖德之談荒唐
繆悠之說一切棄置不復少寓目焉嗚呼其志可謂大
矣嘗求工書者書博雅二大字揭楣間今年為有司勸
駕來京師介其姻林宗敬求予記予惟自有書契以來

文籍之存於世者日新月盛出則汗牛馬處則充棟宇不為不多矣然而飾邪說文姦言商字嵬瑣者有之矣縱性情亂是非恣睢利岐者有之矣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怪說甚至察而不急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者有之矣劌目鉥心掐擢胃腎鍛鍊於一字一語之間以為工巧取黄妃白神出鬼沒聽之則固成章若可嘉要其歸宿則漠然無所用於世者有之矣悖逆天理滅絶人倫肆為弘濶勝大之說汗漫不經妖誕幻惑不言六

合而言其外不言當世而言世之未來者有之矣若是者大之不可以理天下次之不可以理一家小之不可以理一身縱無一不通無一不知奚以哉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博博而尤貴乎雅也是故道陰陽之書莫雅乎易彼京房焦贛之災異非雅也紀政事之典莫雅乎書彼汲冢竹書之奇怪非雅也理性情之辭莫雅乎詩彼風雲月露之蕪穢非雅也正名分之史莫雅乎春秋彼擊排罥沒之偏黨非雅也謹節文之儀莫雅乎禮彼

委巷綿蕞之駁雜非雅也是五者雅正之經也傳之萬世而可行行之無弊者也其他如儒先之鴐說史氏之紀載詩人之詠歌亦或有爾雅者焉於此乎博而求之求而擇之擇而服之以為身心家國之助斯不亦尤可尚乎哉

稽古軒記

天地有初也生民有初也凡天下之萬事萬物亦莫不有初也自吾有生之前以遡夫天地生民事物有初之

始皆古也今時所謂古乃昔時之今非物有古今也時爲而已昔文公先生作小學書以教萬世始於立教繼以明倫敬身而終於稽古蓋歷傳記接見聞紀述古人之嘉言善行以實前言也人生八歲入小學則以是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廣其見聞而示之以法則也海南節使周遠士毅自幼開敏異常方入小學時從師讀文公是書則慨然興起知所嚮往稍長嗣祖職以僉衛事公暇輙親近儒生購求書籍度於軒窗之中時會師友以

講閲焉扁其軒曰稽古蓋有取文公立教之意也以予鄉先達與厥祖廣平公為夙昔世有通家之好求予文為記予惟稽古之言始見于虞書之堯典舜親授受於堯僅再世也虞廷史臣述堯之事遽以稽古為言由是觀之所為古也者非必閲世久遠也則雖父子易世之間咸可謂之古也雖然古豈易稽哉昔秦延君解堯典粤若稽古殆三萬言自堯至舜一代尚然况生千載之下而欲考千百載以上之事世代遼邈典籍浩繁必欲

一一以盡之非窮晝夜竭心思耳目之力一息不容少懈者豈易能哉是以古人有近思切己之説焉士殺出自武胄食世禄以為武官所業者武事所聯比者武將所統馭者武卒近而思之切於已者尤在武焉予頗士殺公退之餘涉獵討論之際遠歷乎傳記近接乎見聞以求古人之嘉言善行究諸心而服行之無數焉古人嘉言有所謂委質為臣無有二心也食人之禄則死人之事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貴謀而賤戰必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古人善行有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者與士卒同甘苦者以全取勝先計而後戰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者蕩佚簡易寛小過而總大綱者擇古人言行而取之以為吾身今日之用雖聖賢切問近思之學不外是矣豈但一武將之事而已士毅勉乎哉毋徒慕其名而必

既其實也誠如是予知廣平公於九原之下聞其孫能稽古論以服行之又聞予以言而奬勵之地下有靈殆將粲然而撫掌矣乎於是乎記

清風樓記

清風樓在蕪湖縣治之北俯瞰大江乃前御史黄公用遜所居也其地舊名驛磯宋人嘗建驛置于此成化初元邑令陳侯源始于此立蟂磯劉夫人行祠祀三國吴大帝妃越若干年星沙劉侯廷式以進士來知縣事於

祠前隙地脩樓四楹取東坡清風閣記之意名之功未就緒召入內臺而東廣林侯世遠繼其後乃落成之樓蓋為黃公建也而名之以清風者豈非以公之平生風度澄澈而有似風之行水乎夫風無往而不在於水也尤為清焉萬里長江之濵搆為高虛之居縱目以為廣大之觀處身既高寓目斯遠當夫天朗氣清之時長天無雲一碧千里清風徐來微濤蹙而成紋旋流迴而成渦湛波澄而徹底真天下之竒觀也亦天下之真趣也

天光雲影徘徊上下紆徐演漾以汎之軒窻欄楯帷幔之中出入懷袖披拂衣巾透徹於胸膈毛竅之間無一點塵濁氣水既清矣風亦清焉矧樓居主人禀乾坤清氣擺脫乎塵氛埃壒之外清風高節慕尚古人而一時宦寓凡為創建及游從者何者而非清高絶俗之士哉夫江自岷山而下至此萬里矣放乎虚空棹乎無垠而聚此江滸尋丈之樓矚目之頃而風水之極觀於是乎備方公年少時乘長風破巨浪縱其所如一日千里所

至人仰望其風裁葢凜凜然中年以來收其湖海之氣於此一樓之間風力劣於前而目力則優矣風聲雖不遠而受用則無盡藏矣以此較彼畧亦相當雖然與其得彼也寧得此予指日南歸道于湖方將登公之樓以挹長江之清而共享此快哉之風尚期相與賦之

長樂居記

出墺城而南徼折而西幾三舍許有地名曰北衝葢古所謂羅源撲鄉也有氏王者自閩而來居于茲不知凡

幾世至王君才者淳謹而明爽幼以民俊鼓篋鄉校既
而以親老宗單主祀者乏人言于有司歸隱焉恒自嘆
曰士大夫生天地間當為天地用然後為不負天地
之所生進則表率乎天下退則矩範乎一鄉不但已也
吾少有志世用然而卒不致其用用於天下吾無其位
與地與其時固不得以行吾志若夫由吾一家而達於
吾鄉井之間吾身之所在足之所履耳目之所及量其
力可以為揣其分所當為即其所居之地隨其可為之

事而樂其日用之天志雖不行於天下亦可以行於一家一鄉也雞鳴而起盥漱之餘即披衣持杖循行階除間�迤邐而出於庭院園圃之中左顧右盼其地可畦其地可畛其地可隴或宜于蔬或宜于果或宜于藥或宜于竹于木其種可蒔或可以分或可以移或可以修飾剪剔燥而灌之瘠而糞之穢而除之柔弱而扶持之欹側而植立之然後呼童僕而命之隨其宜而施其功朝如是暮如是今歲如是嗣歲復如是積之歲年日計不

足月計有餘閱歲久乃大有所成就遠而望之蔚然而成林近而即之井然有條理棨然相錯雜竹樹列而濃陰野花發而幽香真人間勝景也乃引山泉倣蘭亭遺製為曲水以為流觴樂客之所又於曲水之旁鑿為深池池之中構亭以避暑池上闢為園雜蒔百花開軒其間題曰適意暇日與客徜徉園中日以成趣倚軒以暢幽懷登亭以避煩囂興闌而倦則據石而坐草泛羽觴於曲水中一觴一咏以樂其自然之天自幼而壯壯而

老無一日而不樂其間其樂可謂長也已矣非但自樂其樂而又以是樂傳之子若孫若曾若玄百千萬年無有窮矣乃總名之曰長樂居豈不名稱其實哉君之冢子冕為有司勸駕來京師乃持君所自述者求予文為長樂居記予與君同生海隅同為庠生予出仕而君歸隱今俱白首矣凡予之所成就者他人視之固若有大可樂者然以己視之恒見其憂而未見其所以樂焉王君之志雖不克大行於天下而其所以安于一家克于

一鄉者則固優游而有餘寛綽而不拘從容而自如舉目之間移步之頃何者而非其樂哉樂不徒樂而且至於長焉樂乎哉王君足不出乎州里夢不至乎市朝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聚親屬於斯死塟祭於斯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而謗亦云人從生處樂王君歛其所以不用天下之志而用之於一家一鄉聚景以成趣即趣以生樂此其樂所以生生不已而至於長哉予不久歸老於鄉行將訪君之居而即其所以樂者而共樂之

君其肯分予以半席否

雲軒記

山東醝司批驗大使朱珍公澤顔其居曰雲軒因以自號蓋有取乎晉陶靖節歸去來辭所謂雲無心而出岫之意也嗟乎人惟無心然後能應彼有心若既横一物於胸中其未出也豫期於將然之先其既出也取必於已然之際卒之期者未必如所期必者不能如所必至於狼狽而歸者多矣此無他私心害之也盖觀諸雲乎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瀰漫乎虚空之間山林之衛草木之岑蔚似砲車者似赤烏者似𡨋絮者似車蓋者似金柯玉葉者似白衣蒼狗者油然而作竒形詭狀體態不一霈然而雨天下澤萬物何甞有心乎哉雖然奚止於雲天地之大亦無心而成化也聖賢法天時以屈伸時行則行焉嗚呼物豈獨雲哉而陶子顒顒歸之葢因其偶然之見以寓其悠然之意焉耳公澤摘是名軒亦不可謂無所見也予聞公澤少無宦情偶為公府所辟遂

循資以得今官蓋庶幾所謂無心者則取無心之物以為軒名以為己號不亦宜乎今年考滿來京師持予鄉人鹺司知事馮君書求記於是乎書

留耕亭記

瓊大姓附城而居者東則稱唐氏唐氏世多賢至履正翁尤仁厚長者嘗去所居一里而近平田中築土為墩墩上構草亭日登其間以督耕者以觀稼穡一日携諸子遊焉屢顧而嘆時子彥宜侍側跽而問曰大人何嘆

也翁曰吾悲夫人家之盛衰不常而盈虚消息之理恒秉除於其間也天地間萬有皆不可恃所可恃者吾方寸間耿耿者爾試與爾觀之昀昀而芃芃環吾亭之址以至於目力之所不可盡藐綿蒼莽之際孰非膏腴之田乎是田也非一家所有也有之者固有世業數十百年者矣又有不數年間而屢易主者矣或暫得而遽失或失之未久而遽復是雖無情之物而人家之成敗興替恒必由之惟其得之也以義則能相與悠久而不

失不幸而失焉亦將不旋踵而來歸矣彼得以勢以力以計者卒反是嗚呼自某人席勢以凌其人之卑弱也而豪奪其田自某人恃力以欺其人之孤寡也而吞併其田自某人用計以乘其人之愚暗也而巧取其田田今如故其人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惟仁惟義可以久長凡其世澤之遠家慶之長昌衍而賢明既廢而復興者皆自其乃祖乃父方寸中來也小子識之彥宜再拜時翁之弟履信以衡州府倅致政家居聞翁言而避之

曰吾兄之意其唐賀監詩所謂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者與請摘其語以名其亭曰留耕翁曰然翁既捐館彥宜以事來京師館於予泣以翁言見告且曰願有記余翁之通家子也不忍辭遂掇翁語受彥宜俾持歸以志諸其亭之壁時以語館閣中諸公咸嘆曰有是哉各賦詩以美之凡若干首併附于左方成化元年

重編瓊臺藁卷十八

重編瓊臺藁卷十九

明 邱濬 撰

記

橘齋記

植物見取於騷經如蘭蕙菌桂離芷杜蘅之類固亦多矣然往往因事及之雜見於篇章之間以寓其比興之義未有專以名篇而特為稱述者也惟橘也則有頌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先王以告成功於神明者也有非他篇章可比靈均之於橘其推重之也如此則橘之為物可知也已予亡友劉文羽之弟曰傳字文輔世其家學醫者也以橘名其所居之齋兩京公卿大夫士咸為賦詩今又求記於予予觀文輔所以名其齋及諸公諷詠之意不過取蘇耽橘井之事焉耳今夫緑葉素榮剡棘摶果今之橘即古之橘也有人於此摘其葉汲井水以飲夫遘疾之人果能取效乎哉吾知其决不能也不

能取效而後之人猶且效之何也雖然古方有之其膚之青者可以消食破積膚之紅者可以益氣利肺然亦千八十二種中之一二耳果足以盡藥之用乎哉吾知其決不能也不能盡藥之用而後之人舍其影而取其獨又何也予故願文輔近舍蘓仙之繆悠而上進於靈均之髙古可乎是故守其恒心如橘之深固壹志可也專其世業如橘之受命不遷可也自慎不失其吾謹疾之心歟廓其無求其吾嗜義之志歟不寧惟是又必精色

內白以任夫道青黃雜揉以著其文及其至也則雖行可師長如伯夷秉德無私參天地亦可以馴而至矣予也無似顧歲并謝與之長友而不敢貳焉夫然則醫而造於儒不徒技矣文輔念之哉是為記

潛齋記

予友庫部大夫陽君謙亨嘗過予謂曰吾之同寓友蕭尚㪚氏吉之白沙著姓自幼有志問學嘗以所業尚書試於有司輙不利既而鄂之屬邑蒲圻邑大夫聞其名

以經明行修薦為邑文學起至京師適有暫止之例遂不果用居久之皤然動歸思聞吾與先生交好俾代徵言記其所自號潛齋者幸終惠之予聞古之作記者記其規制及其歲月始末也姑以其義言之可乎夫潛之時義大矣哉時潛而潛則其潛也不終於潛潛而不終於潛則其潛也乃所謂不潛之地也是故伊尹潛於莘野矣而不能潛於幣聘之時傅說潛於版築矣而不能潛於形求之日以至呂望之潛渭濱及乎後車之載則

亦不能終於潛也是則潛也時也不終於潛也亦時也聖賢之出處初何容心哉亦時而已雖然豈惟人哉而陰陽物理莫不皆然日潛於夜至於旦晝則不能潛矣月潛於晦至於弦望則不能潛矣雷霆潛於秋冬至於春夏則不能潛矣與夫龍潛於淵蟲潛於蟄一旦祁祁之氣興虩虩之聲起其能終潛乎是則時也者大而陰陽不能外之小而昆蟲不能外之則夫人之用舍進退豈能外之而有為哉今蕭尚㢘氏以潛名其齋蓋知時

之道矣乎然此特時之潛耳非所謂心之潛也盖身則有時而潛有時而不潛而心則無一時而可不潛也潛之時固潛也不潛之時亦潛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不以隱顯而殊不以古今而異不以聖愚而間必如是然後合内外一體用而有以為聖賢之歸尚㪍氏其勉之哉

進學齋記

頳州貳守清源高君之家嗣曰昕君嘗名其讀書之所

曰進學齋今年春昕侍君来京師謁予文以為記嗟乎進之一言為學之方盡於此矣予尚奚言哉雖為之言豈能外於此哉然不知生之所謂學果何學也所以進之者果何以用其功也苟徒以誦習古人之糟粕為學則生固知之矣不必更求其說於予也生侍親宦游南北有日矣請即生所見者以為生喻生閩產也自閩至燕其道路以里計者殆將萬焉其所經之郡若邑不下百十焉或舟以浮或車以載其所以為濟行之具者凡

不知其幾易馬其途中之所有身之所履而目之所見
者山川之流峙都邑之形勝闤闠之輳集舟車之交互
往來而不已者不可以一二數焉陸有岐徑水有支流
或之南東或之北西者又不止於一焉地如此其遠也
履歷如此其久且艱也所見如此其廣也水陸之途如
此其多岐而可以旁通也今生之來也不中止焉不他
適焉而必至於燕者豈不以京師之所在乎使生不由
乎履歷不假乎舟車其能至乎此乎今日行之明日止

焉其能至乎此乎無也京師者譬則聖人之道也歷履
經行所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岐徑支流一技之能異
端之學也生之進學誠如生之來京師行而不已必至
其至焉立志之堅定積累之非一日聞見之廣且遠而
又不惑於他岐不安於小成則學之至於道也不難矣
敢以是為生記或曰生之於學也特欲講習討論而已
予以聖人之道語之豈所謂不凌節而施乎嗚呼學所
以學為人也人必如聖人斯能盡人道聖人人也我亦
人也以人學人何不可之有或者退因書以遺生俾其
寘諸齋壁朝夕玩焉

竹坡記

竹之為物取象於易任土貢於書播詠歌於詩具儀物
聲音之制於禮樂植物之見錄於經也莫備焉是以大
雅君子寓志於物者恒有取於斯安成吳先生掌教南
雝時齋居之旁有積土如坡然坡之上有竹十數竿散
陰覆軒墀間先生退自彜倫堂諸生執經問難者日造

齋下憩竹之陰以俟先生之誨當天日晴明之時清風
徐來綠陰滿庭先生布席於茲橫經其前諸生鴈行立
以序進而質所疑讀易者以蒼筤問讀書者以篠簜箘簵
問讀詩者以青青籊籊之義問讀禮者以箭筍笏本管
籥簫簧之類問先生一一答之盡其詳諸生充充然各
有所得也乃揖而退先生語侍者曰向者之問殆有啟
於吾心矣乎吾平生於物百無好也獨於竹焉嗜之不
翅義理之悅吾心六經者義理之所自出也而竹之用

備焉吾之所以取於竹正以是耳向者之問非徒啟於吾心殆有所契矣乎小子識之於是以竹坡二字揭諸齋居之楣因而以自號焉明日諸生聞而嘆曰先生六經之宗師天下學者所取正焉者也本六經以取竹一洗晉唐以来詞人墨客之陋其諸異乎人之愛之與自是相率咸以竹坡先生稱先生焉未幾朝廷以纂修事召先生来史館予忝在執筆之末先生間以語予且曰竹無處無之南雖吾不復往矣兒子輩知吾所愛在此也

乃於家居壺丘之東營齋居築土坡植修竹與南雝等以待吾之歸老也幸子為吾記之予不敢以弗文辭因次第先生與諸弟子答問以為竹坡記俾天下後世知以六經取竹者自先生始

栢庭記

增城有隱居之士廖其姓植栢滿庭日哦其間客至則曰子姑去毋溷我吟思徐徐于于樂以忘憂亦猶崔丞之於松也客有來京師舉其事語予者請優劣之予曰

廖君則優矣客曰何也予曰君隱者也不事事而自適其適宜矣彼食君祿佐其長以牧其民顧乃窮日力以吟哦漫不可否事自為計得矣如民何是則君為優矣客拜曰先生之言韙矣敢請一言以記其所謂栢庭者可乎予曰古人所謂記者所以載其建置之規制紀其歲月之始末今廖君植數栢於庭除之間非有規制可載歲月可紀也焉用記為哉予意不過欲推明其志操之所在而已君乎得無欲厲其堅貞之節以守其歲寒

之操矣乎若然可謂有得也已矣彼其百花之艷冶衆木之敷榮非不可愛也人皆兢之而君獨不之取焉謂非有所得不可也然則何得乎禮不云乎禮之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志其在此歟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操其在此歟請以是記之如何客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先生之謂也請書之遂次第其與客言者以為栢庭記廖君名某所謂客者其甥太學生顧華也

雪筠記

南海豐林鄺昱時裕客京師介予友林宗敬求予記所謂雪筠者且言其平生於物無所好獨於竹深嗜而酷愛之而於雪猶竹也因取以自號予惟嶺南固多美竹而雪則非其地所有者今時裕兼取而並言之豈亦有見於古人觀物之學心其理而不泥其迹者歟古之人有愛竹者曰王子猷其居吴時每聞士大夫家有佳竹徑造其下諷嘯乆之及主人出延則不顧而去曁其在

剡雪夜乘興泛輕舟訪戴安道既造其門興盡遽返方其諷嘯之時不必有雪也乘興之頃不必有竹也然而以一人之心愛可以見二物之趣同得其一則其理固以均寓於其中矣政不必兼而有之也彼方士有為雪齋者乃灑粉於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則是有見於目無得於心也然則所謂見者豈眞見哉時裕向之居越環所居皆竹固見竹不見雪也今而北游幽燕當盛寒之時寓多雪之地則又見雪而不見竹焉夫不拘於

迹而惟理趣之求假異以㑹同因此而得彼非真有見者不能也噫見所見於無見之境非獨有所見且亦有所得矣予故不辭而為之記云

筠莊記

瓊城之北有大族曰曾氏曾氏之老曰伯崇翁翁敦德樂善性無所嗜好惟於竹酷愛焉環其居數畝不他植猗猗然左右前後皆竹也監察御史致仕唐公汝濟嘗過而題之曰筠莊唐公既已去世而翁今春秋亦六十

有四矣未有為之記者以濬其鄉人子弟也屢以書来京師徵記且曰子以文學遭際盛時官館閣凡天下求文者皆輻輳於子況吾鄉人之老者又子之執友乎吾莊之記子毋庸辭濬得書閱畢泣而言曰公與先君子同生乙亥年而先君棄不肖於今三十二年矣平生故人存者無幾其同年生而相厚者今惟公一人在濬兄弟視公如父雖委之以力不任之事尚不敢不盡其心況鉛槧之末素謬為衆所推者乎第恐寡昧言不足以

達意無以副公命耳遂强成之夫天地間植物根而幹幹而枝而柯而條而葉大率相似惟竹獨與他物不類亦猶君子在衆人間為獨異耳古人稱之為君子良以是夫環公之居森森玉立堅勁而有節虚直而無心或潤澤而有文或疏通而不俗何君子之多也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信哉吾知公之起居食息吟嘯歌詠左挹其袂右拍其肩前瞻而後顧無非君子也雖以齊之稷下漢之汝潁晉之會稽不是過焉為公之子若

孫者生君子之林薰君子之徳如麻生於蓬然殆將皆為君子之歸乎濬家距公莊所不三四里異時蒙聖恩得賜告歸覲故鄉行當攜杖屨從公後以覲所謂君子者尚能為公賦之姑先此以記

愛竹居記

古之人以竹為用至後世始以竹為玩焉自黄帝命伶倫取竹於嶰谷以為律吕虞庭之韶笙簫與焉至周則竹之用備矣或以為簡或以為笏或以為籩無非以為

用也漢魏以来猶然晉世始以風流相尚不事實用於
是有竹林之遊然猶未聞有愛之者愛之者實權輿於
王子猷自是厥後騷人達士聞風相尚取以為號用以
比德慕其虛者有之尚其節者有之而愛之者益多矣
廬陵劉君隱居不仕他無所好性酷愛竹環其所居間
植竹數百竿命其里曰金竹至其孫童不忘先祖之所
好因自扁其所居之室曰愛竹蓋以先祖手澤所存非
若晉人之愛也昔藕長公有云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

敬夫慕其人者於其所行之處一草一木尚且加敬之矧為其後而於其先人之所親植者乎章之愛竹也宜矣公之敬草木者尊其師也章之愛竹者念其祖也於師也則敬之於祖也則愛之愛之仁也敬之義也然則章之愛是竹也其亦出天理民彞之不容已者乎章之季父郡博先生掌教吾郡今來京師命予為記故不辭而為之云

桐墩記

墩高丈餘去郡城東半舍許潁川陳君所築以樹桐者也君之言曰吾性嗜琴每艱得器之良者而琴之材非桐不利而桐又必石生者始佳生石矣未必面陽背陰材不良故器不完器不完故聲不揚此琴所以往往失古人之意也然瓊地素不宜桐間有之多生於平曠之野積陰之地吾用是擇勝於陽明之郊加石於積土之巔樹桐十數本庶幾後數十年得其孫枝以用於琴或可由此以得古人制樂之初意乎然非獨已用也凡吾

之子弟吾之族姻吾之交游吾之鄉邑吾之後人苟有志於古音者皆於此取材焉可也間筆其言命予記之予以丁卯之秋與君別隨計之京是時墩未培桐未樹也歲辛未來歸僅五春秋再踵君堂則已嶄然以高森然可把矣以往覵來不出十年其材皆中於琴耶數百年不完之音殆於此復振耶絃誦之聲將由是洋洋乎四海之間而旁洽遠邇耶異日士大夫間有以琴而追蹤古人者必君也雖然為十年之計者樹以木為百年之計者樹以德木云乎哉君予同志友也名徽允諧其字世為瓊人連試於有司不利今貢于春官云

南溪小隱記

東莞陳景輝氏世居其邑之圓沙面溪而築室以為藏修之所或顏之曰南溪小隱間以事至京師介其友甚徵予記因詰之曰古所謂隱士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閉其言而弗出也藏其知而弗發也時命大繆也今君生明盛之朝文獻之邦詩禮之族身際其可可以見也言

當其可可以出也知適其可可以發也時與命兼通非若昔人之大繆不然所以興事造業以立久大無前之基茲其時也顧乃深根寧徑與遺人棄世者同流何待而隱與景輝曰不然甚非有待而隱蓋有賴而隱也使甚生也非其時處非其地出非其族方且膠膠擾擾之不暇衆械箝其口百憂嬰其心一搖手而有桁楊接褶也一舉足而有機穽坑塪也呌嚚之聲日盈乎耳驅逐之役日勞乎形雞犬不得寧也室家不得有也雖欲少

慹以斯須焉不可得也尚何所頼以隠乎是則古人之隠有待而隠也某某之隠有頼而隠也此所以有小大之别也乎予聞其言歎其遭際之盛而喜其識趣之卓也乃筆其言而記之曰溪之原發乎某所又若干里至圓沙景輝之室在焉室前則溪也是謂南溪小隠之云以所居者山林異乎市朝之隠之大也景輝名章故約軒先生某其父今需化大尹景庸其弟也

蒙溪清隠記

滇南有隱士潘其姓某其名者家有別業名曰蒙溪因以蒙溪清隱自號客有萬里來京師代求其記於翰林者特以屬予予詰之曰古之人隱於溪者多矣潘君之意果何慕乎唐人之竹溪隱於酒者也其意或在是歟客曰此蔑棄禮法之為也非端人莊士之道君讀書好禮豈屑為之哉晉人之武陵溪隱於僊者也意取諸此歟曰此荒唐繆悠之說也非人倫日用之常君信道明誼豈肯為是哉然則君之意無乃慕柳河東之愚溪乎

曰此逐臣遷客不得已而托焉者也君肥遁丘園無所慕於外何有於托然則有慕乎杜少陵之浣花溪乎曰此亂世孤臣不得已而寓焉者也君生際明時足跡未嘗一出其鄉何有於寓是四者皆君所弗取也而其所慕而隱者何居殆將隱居求志以待後車之載如太公之釣於磻溪也耶曰子求之愈遠矣予以為太公之隱於磻溪也有意以待文王之載乎抑遇文王不得已而受其載乎予非獨不知君蓋不知太公者也先儒有言

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茍出位而思舍日用而他求知道者不為也子盍思溪之所以名乎於虖我知之矣易之象上山下水曰蒙是溪也其水之出於山者乎惟其出之於山故即卦象之似者以名之乎夫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於山其初出也未始不清蒙者水初出山之象而清者水之本質也隱居之士潔其身於塵垢之外澄其心於汙濁之表其有類於是與君之所以名溪而自號者其有在於是與且將由是而果行育

德以養正成聖與抑其有子能繼其志如蒙九二之克家故取之與若君者似亦有得於易者矣客曰君之志誠有在於是子之言可謂得之矣請書以為記客謂誰予友武定軍民府同知潮陽葉君也

東溪記

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鐵冶為業有梁氏者世居其間獨業詩禮至名𪓟者性雅好山水其所居之東臨溪水無間寒暑朝暮飽食後輙著屐踏晴

沙循清流且行且歌朝而歌曰溪�滔兮流之東日光逆射兮影漾其中我欲尋其源兮禹迹不可窮暮而歌曰溪滔滔兮來自西顧兔下浴兮桂濕其枝我欲極其流兮海若不可涯歌竟長嘯而歸日以為常客有過而聞之者嘆曰向臨流而歌者誰歟蓋聞道者也豈滄浪孺子之儔歟及薄而視之乃皤然一翁非孺也走而問之佛山之市市人無識者乃户訪之遇一儒生生物色其人與其所以歌者乃笑曰此吾友梁東溪也斯人雖

不甚讀書而讀亦不求甚解然其所行所言與經書不合者亦鮮故其形之歌詠者渾涵而窈深不用意而意已獨至如此蓋宣尼所謂善人者客忻忻然亦歌而去歌曰滔滔汩汩兮天下皆然孰沿其流兮孰泝其源斯人何人兮獨契其天其將為魚兮躍於淵抑將為藻兮漾於漣孰引之進於川上兮我將與之後先東溪之子經以鄉貢進士來京師介其友林宗敬過予求記其所謂東溪者且道客所以歌之故予因筆之為記

牧庵記

盱江俞大有振明自幼究心易學用漢京氏納甲法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定人之吉凶悔吝而處其從違趨避為人子言依於孝為人臣言依於忠如嚴君平所云者乃就六十四卦中取謙之一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擇謙之初六一爻得孔子象辭牧之之一言以自處扁其齋居曰牧庵因以自稱振明幼有用世志既而事多不如意僅得掌蔡駙馬都尉家教予嘗延振明教幼子

崑不幸殤亡振明因從予游暇日以庵記為請按爾雅郊外謂之牧周官牧人小雅考牧牧畜者也虞十二牧漢十三牧牧人者也詩所謂自牧歸荑易所謂卑以自牧其牧已者歟廣牧畜之法以牧人斂牧人之法以牧已振明之意蓋有志於謙初六之君子謙而又謙而期以保有終之吉乎是則然矣雖然振明以和柔之資謹厚之性處下位而安貧窶不患其不卑也卑之又卑素有也有終之吉可保也予奚容贅哉抑聞之牧之義有

三有守有養有策守者欲其不逸於外養者欲其常有於中策者欲其不落於後孟子曰求牧與芻其養者歟卜式曰惡者輒去毋令敗羣其守者歟莊生曰視其後者而鞭之其策者歟振明守大易之訓用三氏之言道德仁義以為之塲圃前言往行以為之芻秣禮法以為閑校敬忌以為鞭策夫如是庶幾盡所以自牧之道乎吁用牧畜之法以牧已既馴且孰然後推之以牧人還又以之而牧物本諸已以仁民仁民而愛物聖人之道

也謹以是記牧菴振明宜服膺之毋斁

鴈集瓊庠記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予時肄業學宮日亭午與同舍生符鍾秀陳汝諧偶息游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集於學宮泮池之中比鵝鵝而小似鷺鷺而大足指蹼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而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者盍觀之予偕二友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者乎書所謂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為大

夫贊其士昏攝盛以奠者乎是鴈也生於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於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隅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為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三千里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為湖流而為河渚而為沼沚視茲洿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而顧來於茲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予以求其故予謂之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鴈又隨陽之鳥秋賓南而冬北歸

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占焉矧茲陽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驗今亦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而遜謝焉鴈聞人言若對以臆童子舉手倏爾西征歸而筆之以為鴈集瓊庠記

槐陰書屋記

歲甲戌予僦居京師得十數楹於禁城之東偏可一畝許因闢一室以為藏修之所堊以楮中設几案左右列圖書外隙牖於墻面南以迎陽明之光牖側有古槐一其大盈尺其高僅丈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其陰半覆於指半蓋於瓦而牖户几案賴以庇焉自夏徂秋藴隆蟲蟲若焚若蒸而吾一室之中恒若挹清風濯冷泉不自知其在闤闠塵紛之内也予日居其間繙閲書史口誦心惟凡古聖賢所以用心而著於書古帝王所以為治

而具於經史者與夫古今儒生騷客所以論理道寫清景而寓於編簡者皆得於此乎神交夢接之而肆吾力焉使不為炎歊所侵以中輟之則吾得於茲槐之助也多矣因扁之曰槐陰書屋或者過而疑焉以謂有慕乎王晉公三槐之意也嗟乎公植槐以貽後取必於天也以德取必於已也以學讀書所以積學積學所以成德成德所以合天又安知昔人所以期其後者不可期於已耶庸何疑或者去因書於壁

顧豐軒記

予少有志用世於凡天下戸口邊塞兵馬鹽鐵之事無不究諸心意謂一旦出而見售於時隨所任使庶幾有以藉手致用及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即預修寰宇通志又於天下地理遠近山川險易物產登耗賦税多少風俗媺惡一一得以寓目焉是時年少氣鋭謂天下事無不可為者顧無為之之地耳既登名仕版旦暮授官可以行吾志矣書成上進凡同事者各除給事中御史

獨留四人者為編修予與焉編修職專史事本朝不設起居注遇有纂修旋設館席給筆札惟官長凡例是遵逐事呈稿筆削惟命葢官局修書從古然也其中雖有所見亦不敢盡用己意入院首尾二十餘年四轉官皆不離乎言語文字之職凡昔所欲資以為世用者一切寓之於空言無用之地日斯征而月斯邁今則頭顱將種種矣非徒時不我用縱有所用則已精神衰薾心志疲倦亦不能有所為矣於是乎返觀内省而自嘆曰噫

濬自七歲入小學十九補庠生二十又四領鄉解又三年試禮部得校官不就卒業國學者六年歲甲戌始登進士第入翰林方其在學校也有月廪之食升冑監也有日會之餼官翰林也歲有常禄而又日給食夫官翰林之職專於講讀纂修考試亦猶吏曹之於銓選刑部之於推讞之類也諸司曹務未聞常禄之外别有支給而此入局則有茶果之供鎖院則有文綺之賜進講則有御厨之給謗有之曰經筵頭史館尾葢以初開講必

有重賚既進書必有榮陞故也詩不云乎無德不報濬生遐外之域學無師授仕無引援一旦拔自草茆之中進之天日之下而又受便蕃之賜優渥之恩如此其厚且至將何以報稱聖恩之萬一哉且性愚而拙粗知人間廉耻事不敢出其位而假途於他然則於此將奈何哉無已則亦瞻天以致其祝歟夫人類之尊莫尊於君矣而居君之上則尤尊者天也天不言其所以黙相而陰定之者又不必屑屑然露其聲迹惟陰陽之順序星

長之循軌雨暘之時若者人皆可得而見焉然其尤效驗而最顯著者又在乎雨暘也是故當雨而雨而不至於淫當暘而暘暘而不至於亢則五穀豐登萬物用成將見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禮義興行則盜賊不生盜賊不生而禍亂不作矣夫然則君位之尊安國勢之隆重世祚之延長與天地相為悠久而無窮焉區區報國之心庶幾在乎杜子美云憂國願年豐此之謂也謹摘其言以名吾所居之軒而書此以記於壁

藏書石室記

予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為人取去其存者盖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残字缺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駮雜之説所得亦無幾乃徧於内外姻戚交往之家訪求質問茍有所蓄不問其為何書輙假以歸顧力不能収録隨即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兾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

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涣至十數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為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絶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且迂不恤也不幸禀此凡下之資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簦以北學於中國中心惕然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反求諸心似知所愛慕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其人不得已而求之於書書

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嘆自盟於心曰某也幸他日茍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度藏於學宫俾吾鄉後生小子茍有志於問學者於此取資焉無若予求書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己未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戊辰上春官卒業太學甲戌第進士即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歲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敬謁先聖於學宫怵然動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竭平生積聚鳩工鑿石以為

屋凡梁柱楹瓦之類皆石為之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經始於闕年闕月落成於癸巳年七月為錢緫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吴雲也中為木樹若干内度以書僅成予即北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為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

人死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士也生乎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為儒則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

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即是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約而後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析其精而至於不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哉區區積書之心

誠有在乎是所以期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甚遠且大其必有副予望者乎使誠有之恨予耄矣不及見也雖然冥漠之中無知則已萬一有知亦將暢然快騻然笑也謹書此以俟若其規條名目則悉具於碑陰

學士莊記

學士莊在瓊城之西北二里而近翰林學士邱濬仲深之别墅也或曰學士文學侍從之臣在天子左右載筆以視草者也矧一登進士第即通籍金門出入禁掖幾

二十年始以太夫人喪一歸故鄉服除即行蓋以官為家以文字為業固不待莊以居用耕以食胡以别墅為哉嗟乎此正區區深意之所在也予先世閩人来居於瓊世數久遠自七世祖學正公以来代有禄仕惟先公早世雖不仕而亦有貤贈之命世業雖以士而率亦未嘗廢農蓋仕者其暫而耕者其常歟予家依城以居而先世多負郭之田去所居一里而近有田一區四際皆深窪而其中獨窿然以高其旁田皆歲再熟而此僅一

穫焉始予少時恒謂海外古無髙人勝士故其地無可以賞心會意之所藏修之暇求一息游之處不可得也是時即有意經營之力不能及且弗暇也會免太夫人喪家居無事思欲成夙志而謀之吾兄伯清先生先生曰何用遠求盍即丹陽田為之即日具圖釐其田而三之用其一為村而田其二如故乃僦工起其二之土而畚之築實其一以為村基周圍若干丈為畝者若干餘田遂皆深窪可再耕歲會其所穫登常數焉環村之址

鑿溝引水繚繞之村之背旁際為長壠壠上疊石為三小山山下有亭環種野花村前際為方塘周若千丈塘心砌石為釣臺當其前積土為圓堆名小鰲峰環村皆種芳竹雜蒔花果草木於其間小三山下繚以周垣中構堂三間翼以兩室前為圓亭亭之前為渠九曲之其下為月池各有扁堂曰瞻玉旁兩室左曰曝日右曰涼風亭曰一噱盖摘歐陽子内制集序中語也其他如所謂小鰲峰者盖擬館閣中之鰲石所謂小三山者則又

以視道家之山蓬萊方丈瀛洲者焉直堂之前有門扁曰小瀛洲其外門曰學士莊又自村徑始涉田蹊有石門焉曰丹陽仙境本其地舊名也堂既成吾兄伯清會客而落之試與客立釣臺之上而四顧焉一城之景咸會於斯漠漠水田四際山麓直南吾先人之廬於是乎在喬木岑蔚之間華表簷牙露出林杪此朝廷旌吾先妣之守節不貳者也而吾之登甲科官侍從有司所表之綽楔亦於是乎見之與凡吾廬之所有若寶勅樓若

可繼堂若願豐軒皆隱約可指示也稍南而東是為郡城雉堞連雲樓閣倚空衢道之交互屋瓦之櫛比闤闠之雜遝或近或遠斷而續焉隱而見焉蓋四州十邑之大都會處舉目而東不半里許鬱有叢祠祠之兩旁翼以居民極其目之所至金碧煇煌照燿林谷是為佛老二氏之所宮其東北之近地則州將都肄之所月凡三校閱於斯金鼓之聲旗章之物耳可聞而目可見斯則吾莊之近景也試又登小三山而四望焉一郡之景亦莫

不畢會於斯葢吾郡所謂主山者西石也中坳而旁峻有似馬鞍然故又以形似名原其山之所起自海北之徐聞之石門其脈穿海底而南即藾子所謂地脉何曾斷者横亘郡城之西勢如奔馬為衆山之脊朝夕日光霞彩敷金抹翠排闥而入吾堂中有如屏幛之列几案間然引領而南越吾居可六七十里有横黛隱隱然雲霄間者陶公山也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次二十四者焉天宇空濶煙霏之外有峰巒累然如貫珠列於東

北雲海之涯者七星璵也林木蔚然如疊翠叢於東南坡坨之間者靈山也此二山皆有祠宇有司歲時祀之其他如蒼屹之幽雅東石之秀拔雷虎之蹲伏銅鼓松林之渺茫隨陰晴而隱現或有或無或在有無之間其水之大者有南渡江源發自五指山經臨澄定三邑之境繞城之南而東之折北會諸溪以入於海距此半舍許舟沿泝其中往来檣帆其末越林表而出可數也吾郡以海為疆界自此北至海道僅十里所謂神應海口

是爲港門帆檣之聚森如立竹汪洋浩渺之間山微微如一線舟杳杳如寸草晨昏蜃氣結成樓臺峰岫千態萬狀日光射之錯雜如錦繡光耀如珠璣眞天下奇觀昔人所謂奇絶冠其平生信非虚語矣兹又吾莊之遠景也凡吾一郡人物邑居之繁山水登臨之美皆可於此一寓目而盡得之伯兄與客觀望既畢謂濬曰兹不可無記宜詳書之以示後之人使天下四方知吾窮荒絶島之間有此奇偉秀絶之景顧不可哉濬惟中國之在天

地間如方舟之浮於池沼中然吾郡以蕞爾之地居寰海之外則又如浮一匜於方舟之側然可謂微而微矣今天子建都於燕而吾郡在越之極南何啻萬里也渺末小子無才無德猥以文章小技遭際盛時寘身金馬玉堂之間側迹勾陳紫微之下豈非幸之幸哉雖然出處有其時而進退當以禮苟知進而不知退有以進之而無可以退之之地以是而事君則昧大易隨時之義犯夫子患失之戒大不可也此區區所以預為歸老之

計而即歐陽子之所云云者以爲堂亭之名非敢以誇諸人也聊以志我志焉爾異時上乞骸之章天子幸閔其愚而以忝遠之禮優之俾得以守其世業遂其初志歸與伯兄優游容與娱老於是莊之上炊粳而飯之釀秫而啜之又推之以及夫鄉人父老醉飽之餘相與鼓腹而歌吟稽首以祝頌庶幾以報聖恩之萬一焉不幸一旦溘先朝露也又以是遺子孫尚亦有利哉

野花亭記

禮曰天地温和之氣盛於東南五嶺地當中國之南而吾郡又居五嶺極南之徼天之賜明貫通於四時地之清淑旁鍾於庶類是以物之生於斯也形瑰奇而色鮮華味甘美而氣馨香獨異而且多凡他郡所有者多有之而其所有又有他郡所無者予自蚤歲粗知讀書即有意於物理之學而於花卉亦旁及焉凡名具於載籍文字間徧即人家園圃求之亦多有其所無者無幾爾而時又於載籍文字之外得其無名者甚多意謂方名

不同耳他處或有未可知也及游郊野山澤中所見愈多中有甚奇特秀絶者詢之土人或有名稱或無名稱不止一類意謂游歷未廣安知他方無其類耶既長渡海而北歷高雷之境抵於羊城由是泝湞溪踰庾嶺沿章江而下浮大江歷吳楚齊魯宋衛之境以達燕京所至遇士大夫博雅好事者往往詢之所見不過同此數品其間載籍文字所具者亦或有未識焉或此以為是而彼以為非迄不知所定於是乎嘆曰花卉之生於中州

可謂幸矣然人且猶有不盡識者矧不幸生於遐外之域者哉其不見知於人無足怪也是雖有瓌奇之容華豔之色芬芳之氣亦無由以表見於世惟自生自落於荒山野澤間與蓬蒿榛荆伍而已一何不幸之甚哉使誠一日有所遇焉持之而北與他方所有者相比較固未必盡出其下或超而出之者亦未可知焉而彼生得其地遇得其人方且植之於庭堦之前培之於盆盎之内滋之以膏腴沃之以潔清慮其弱也扶之以竹恐其

燥也敝之以蓬虞其或為物所傷觸也而又護之以闌
檻朝視夕顧以覬其長成開發迨其及時而開也設具
召客以賞之分題賦詩以詠之詠之不足而或又寫之
以圖不幸為風雨所摧敗焉相與嗟悼之無已若是者
豈其物一一皆足以動人哉得所處也歐陽子有言凡
物之幸不幸視其處之而已予與是花同處遐遠之域
目親見之者多矣皆他方之所未有者也其容其色其
香一皆出於天然而未嘗假毫髮之人力且猶如此使

其得與於人家兆圃軒墀之末而受園丁之培養爲士夫之賞識殆將與之爭妍競秀未必盡出其下也其如所處不得其地何予每見而憐之思欲移入家圃中因其類而命之以名名有未雅者爲更之有志久矣歲己丑聞先妣喪歸自禁林明年抵家又明年始免喪乃謀於鄉友好事者遍於山野草澤間遇草木之花卉茍可以入目供鼻者盡移植吾學士莊中前後致數百種爰於其中構一亭以爲賞玩之所名之曰野花亭意將待

其封殖既成之後標其名而繪為圖每種各詠以一詩使草木之生吾土者雖不幸不見賞識於中州士大夫而亦有聞於吾鄉之人或可由是而傳播於四方焉惜乎客土新培氣脉未屬既而萎槁者幾盡予為程限所薄遂爾北上竟未克如所志而重歎是花卉之不幸也雖然予髮種種矣不日上章乞骸骨聖天子幸憐其老而賜之以休閑尚當成其素志安知其不終幸哉朝田無事坐願豐軒中時春雨初霽草木競茁忽然動家園

之思信筆書此寓歸俾子敦刻置莊間以為亭記用著吾志以示夫鄉之人雖然是記也豈直為野花發哉

可繼堂記

可繼堂者瓊臺邱氏之正寢也堂以可繼名摘先祖思貽公所題堂楣對句語也洪熙改元公以臨邑醫官淵考赴銓曹留京師又明年是為宣德丁未先考學士公卒於家時先祖年五十九伯兄源甫九歲濬七歲明年公歸自京師其祭學士公文有入門見棺之語聞者傷

之先祖平生止一子上無伯叔旁無兄弟羣從推而遠之亦無宗族犉犉然僅二孫存上繫宗祀之重如一絲之引千鈞也鄉人有唁先祖老而喪子者先祖指吾兄弟告之曰吾先世世以積善相承然未有發者今不幸而中微然古人往往因微而大著所以大發者其在二孺乎因手書二句曰嗟無一子堪供老喜有雙孫可繼宗命通家子陳驥書之揭於寢堂之楣鄉人多稱誦焉濬兄弟就外傅時一日先祖坐堂上兄與濬皆侍公謂

兄源曰爾主宗祀承吾世業隱而為良醫以濟家鄉可也謂濬曰爾立門户拓吾祖業達而為良相以濟天下可也時吾兄弟俱幼稚愚騃不知先祖之言為何如然自是亦知惕厲自持不敢失墜凡年十有九濬少兄三歲而先祖棄去時正統丙辰歲也歲己未濬始補郡庠生甲子領鄉闈首薦己巳兄為有司薦繼先祖職濬登甲戌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除編修累陞侍講學士國子祭酒禮部侍郎歲癸卯蒙天子推恩贈先祖

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自先祖捐館舍至是四十有七年題二語後則五十有七年也茲二語者鄉人父老至今猶能誦之如昨日然而是堂則以既壓而更新之矣濬兄弟佩服斯言兢兢如一日未嘗少置諸懷濬於官次嘗求能書者書可繼堂三大字寓歸以遺吾兄俾刻而寘諸堂之楣兄嘗命濬以記濬領之而未果歲丙申不幸先兄亦棄濬而從先祖於九泉不及見天恩之降矣嗚呼痛哉濬鬓髮亦種種矣久官於朝而乞骸之

情尚未得如所願因述所以名堂之意以貽子敦及從子陶融俾買石刻之而立於堂隅使後之子孫知今所以名堂之意而思所以繼繼於無窮而又為之言曰繼之為言大矣哉天非人不繼父非子不繼人能繼天是為聖人所謂繼天立極是也子能繼父是為孝子所謂繼志述事是也然天有可繼之道然後聖人繼之父有可繼之業然後孝子繼之有天而無人則極不立有父而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創業垂統必為可

繼之道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不敢失墜使其可繼者世世接續而延長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如是則不可所謂可者斷斷必為之辭非僅可而未盡之謂也茲則吾先祖言外之意謹用推廣之以示後之人為吾子孫者服膺吾言其尚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訓然為之先者必為所可繼而不可繼者弗為為之後者必繼其所可繼而凡可以繼者無不為如是庶乎為丘氏之孝子矣乎不然則辱祖悖

親其不孝也莫大焉

重編瓊臺藁卷十九